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識小錄卷四

錢塘沈名孫
秀水朱昆田同輯

魏列傳

我自敬黃頭 高允將婚於邢氏游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〇以上游雅傳

路邊書地 游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壺漿倩人書字|||||學之〇以上游明根傳

本名驢 高閭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謁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閭|||浩乃改為閭而字焉

慶踊 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

羣臣皆舞拜上壽閭進曰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以上高閭傳

蓬室草筵 胡叟家於幽雲｜｜｜｜惟以酒自適

螟蛉 叟不事產業常苦饑貧養子字｜｜以自給叟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巳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餅以付｜｜

以韋弦為幽贄 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為美談吾之於子｜｜｜｜｜

每節送一壺 叟少孤春秋當祭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以盡孝思之敬時爕煌氾潛家善釀酒｜｜｜｜與叟○以上胡叟傳

蛇祠碑 胡方回仕赫連屈丐為統萬城銘｜｜｜諸文頗行於世○以上胡方回傳

太山府君子 段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謂暉曰吾｜｜｜｜｜｜奉勑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子後至常伯封侯言終乘馬騰虛而去

○以上段承根傳宿讀閱駟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性能多食駟||||一飯至三升乃飽○以上闞駰傳欲覓一快女壻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有弟子五百餘人有女始笄妙選良偶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碎役崔光奏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以上劉延明傳亦大癡宋游道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

|忠清君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殺之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何謂醜者必無情游道重交遊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蝌蚪形意識不關見||

丨丨丨族弟遊山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丨丨丨丨丨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以上宋孫傳小兎為䨲神蟲為蠶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家表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江式傳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辭高閭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論齇王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丨丨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王慧龍為宋將深憚宋文縱反間太武與慧龍書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紙帖衣領王瓊嘗詣尚書李崇崇儉好以丨丨丨丨瓊哂掣去之英英濟濟王遵業延業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丨丨丨丨丨王家兄弟穿角履遵業為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丨丨丨好事者多毀新履

以學之○以上王慧龍傳

石圖王劭言符命表開皇初邰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一紫｜｜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

老子廟前古枯樹同上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童子歌曰｜｜｜｜｜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

石多變為玉蔥皆變為韭同上自六年以來遠近山｜｜｜｜又左衛園中｜｜｜｜｜

黃鳳泉二白石時有人於｜｜｜浴得｜｜｜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為其大王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

名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郤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卽非亂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字

諸妙善菩薩文獻皇后崩劭上言伏惟大行皇后皆云是｜｜｜｜案八月二十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大寶殿後夜有神光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如是數日便卽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響生天之應顯然也

五觀上謂劭曰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皆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周有三監

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劭

勿之覺惟責肉少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以上王劭傳

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

鄭義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性又嗇悋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

||方丈竹堂

孝文饗侍臣於懸瓠|||||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鄭懿邢巒鄭道昭宋弁皆和歌

詠綴

孝文謂鄭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

乘驢衣鞾

鄭子翻隱居滎陽三崖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破弊而往

妹夫疎於婦弟

崔昂後妻鄭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以上鄭義傳

大鄭公小鄭公

鄭道昭為兗州刺史子述祖後復為兗州百姓歌曰||||||相去五十載風

教猶相同

龍吟十弄

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以上鄭述祖傳

筆乾

鄭譯有詔徵還見於醴泉宮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答曰出為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其言亦吃

鄭偉性吃少時常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以上鄭道邕傳

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直愧南董才無遷固｜｜｜｜｜｜｜｜○以上論

寺傍得一狐

薛慶之為廷尉丞曹夏日於｜｜｜｜｜慶之與廷尉正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辭義可觀○以上薛辯傳

五子皆黑

獻王蕭詧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謂此鍾可

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
｜｜即以賜之○以上薛端傳退不丘壑進不朝市薛裕
嘗向親友稱韋敻曰士大夫當聖明之世而無灼然文
武之用雖復棲遑徒為勞苦耳至如韋居士｜｜｜｜
｜｜｜｜怡然守道榮辱弗
及何其樂也○以上薛胄傳窮游約處薛濬臨卒遺弟謨書｜｜｜｜
屢絕簞瓢便成今古同上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以上薛濬傳投戟而
出帝嘗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薛聰曰世人謂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仕漢
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
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
遂復苦朕聰因｜｜｜｜帝
曰薛監醉耳○以上薛聰傳以酒為韻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
元翌及薛孝通等宴蕪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和之
因使元翌等嘲｜｜｜｜薛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

萬年壽帝繼其韻

宏放　裴伯茂性多輕忽惟賞孝通孝通以裴丨丨過甚每謂之曰吾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以上薛孝通傳

所謂以蚓投魚耳　陳使傅縡聘齊以薛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丨丨丨丨丨丨丨

躡壁而卧　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丨丨丨丨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

此魚藻之義也　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煬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丨丨丨丨丨丨

借刀子割爪甲　胡仲操在朝堂就薛孺丨丨丨丨丨丨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以上薛道衡傳

盧薛　薛寘幼覽篇籍好屬文時前中書監盧柔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丨丨焉○以上薛寘傳

二欹　周文於清徽殿置丨丨丨一為仙人欹器一器為水芝欹器薛憕各為頌○以上薛憕傳

狂弩　康奚

生從王肅討義陽齊將張伏護自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

大弓兩張長八尺箭麤殆如今之長笛

梁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把中圍尺有二寸｜｜｜｜｜｜｜｜送與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

細御銀纏槊

梁直閣徐元明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一張并棗柰果

鞭像

取舌

康生為相州刺史以天旱令人｜石季龍畫｜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豹｜○以上奚康生傳

聽下官出一技

尚書李沖典選征官楊大眼往求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

潘將軍

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攻戰游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笑言自得大眼指謂人曰此｜｜｜也

兒子

大眼撫循

士卒呼為兒子楊大眼至淮泗荊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無不即止以為眼如車輪王肅弟康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以上楊大眼傳

排城崔延伯攻万俟醜奴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鏁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為｜｜○以上崔延伯傳

繡衣曲領裴安祖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夢一大夫衣冠甚偉著｜｜｜｜向安祖再拜云感君見放故來謝德○以上裴安祖傳

石榴詩裴澤詠｜｜｜微有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

健婦夫半澤妻鉅鹿

魏氏至性强立時人以為｜｜｜｜

持白傘白幡

山胡馮宜都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

元壤紫縣

裴仲規對孝文曰陛下棄彼｜｜來宅｜｜

以黎擊案

裴伯茂因內宴侮慢章武王景哲啓稱伯茂｜｜｜｜傍汙冠服

一飲一酹

伯茂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

驥子龍文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景鴻為｜｜○以上裴延儁傳

宅不過三十步

裴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以上裴佗傳

全無鄉音

裴讞之七歲便勤學楊愔每歎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以上裴讓之傳

西域圖記

時西域諸番多與中國交市裴矩掌其事誘令

言其國俗山川撰
||||三卷

我終不成爾名裴諶之上書直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以上裴矩傳

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皇甫亮為尚書殿中郎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文宣以其輸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

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床下亮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由此宅終不售○以上皇甫和傳

黃驄年少裴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以上裴果傳

日下燦爛裴漢善尺牘尤便簿領識理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有裴漢○以上裴寬傳

見羣烏

蔽天從西來 裴俠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舉手指之而言｜ 葬於桑

東 俠十三遭父憂將擇塋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封公侯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塋焉

漁獵夫 河北有｜｜｜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 獨立使

君 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皆默然無應者乃厚賜俠號為｜｜｜｜

忽聞五鼓便即驚起 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如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以上裴俠傳

不取片資 薛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

充滿其庭有聚納之響薛懷吉為汾州偏｜｜○以上薛安都傳

刺虎矛畢衆敬以篤老乞還桑梓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劒一口｜｜｜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以上畢衆敬傳

天狗下羊祉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以上羊祉傳

高曳長縻虛張功捷韓顯宗破胡松軍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禽斬不多脫復｜｜｜｜｜｜｜｜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上韓麒麟傳

木手李彪為御史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以上李彪傳

風鯁詔高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王公憚其｜｜朕實嘉其一至○以上高道悅傳

頗以奕碁弃日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至乃通夜不止手

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杖罰琛慚改從許赤彪借書研習

背如土牛 琛監決趙修鞭告人曰趙修小人｜｜｜｜殊耐鞭杖

何處放蛆來 琛曾拜官諸賓畢集邢巒晚至琛謂巒｜｜｜｜｜｜今晚始顧

風邪響黷 北海王詳推琛阿附趙修奏琛職居直法糾摘是司｜｜｜｜猶宜劾糾

死則就地排之勢 同上生則附其形｜｜｜｜｜｜

緇點 同上｜｜皇風壓鄔正化

閒官靜任 琛表今｜｜｜｜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

生師保不如死游肇 琛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臣為少保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今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周孔連鑣伊顏接

祆表翻謡議觀其狀也則｜｜｜｜｜｜｜論其謡也雖窮文盡武無以加焉屠村掠野鮮于

修理等反於左人城｜｜｜｜引向州城○以上甄琛傳白兎表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高聰

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勒銘

射宫宣武於河内懐界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永彰聖藝

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辭高聰梨聰廢於家斷絶人事惟修營園果世稱｜｜｜以為珍異燒指

呑炭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出家為尼○以

上高聰傳苟有良田何憂晩歳楊侃頗愛琴書好計畫親朋勸其仕侃曰｜｜｜｜｜

｜｜但恨無才具耳風飄水浮時錢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侃奏鑄五銖○以上楊侃傳

一日一夜書移九通蜀賊張映龍等謀襲雍州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以上楊昱傳

惟畏楊公鐵星楊津為定州刺史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以上楊津傳

頹然獨坐楊愔一門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季父暐見之大用嗟異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竹林別室宅內有茂林遂為愔於竹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銅盤重肉之食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從父兄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密含牛血數合菑榮欲以女妻愔又逼以偽職愔乃托疾｜｜｜｜｜於眾中吐

之陽喑不語禁以為信乃止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惜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騎禿尾草驢以方麪鄭面惜聰記强識半面不忘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猴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忠坊｜｜｜｜｜經見我不下｜｜｜｜｜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盧郎潤朗所以比玉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惜曰｜｜｜｜｜｜｜｜以御金為之一眼惜被執毆擊一日已出太皇太后臨其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親內之曰以表我意阿麼姑惜被誅之前童謠曰｜｜｜禍也道人姑夫死也惜所尚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道人謂廢帝小名主謂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殺騏驎而策蹇驢惜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陽休之私謂人曰將陟千里｜｜｜｜｜｜○以

上楊愔傳死日恨不得一佳伴愔與燕子獻可朱渾天和鄭子默宋欽道同見害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〇以上鄭頤傳

五牙楊素造大艦名｜｜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

清河公即江神也及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

巴蛇卒陳呂仲肅據荊州之延洲素遣｜｜｜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大破之

遊艇子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

金精盤隋文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價直巨萬以賜之〇以上楊素傳

取颿布為牟甲楊玄感偽稱來護兒失軍期反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

兩手各長尺餘劉元進餘姚人｜｜｜｜｜臂垂

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起兵應玄感○以上楊玄感傳　虢世魏孝文詔王肅丁荼||志等伍胥　疏縕同上翁踰再恭||不改　葬於沖預兩墳之間肅卒宣武詔杜預之殁窆於晉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其令||||||使之神游相得也　令騎牛從軍王衍為爾朱仲遠所擒||||||久乃見釋○以上王肅傳　劉石經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問故時人號曰||||　元冬務隙野鑿人間芳請遷易郊壇疏令|||||||遷易郊壇二三為便○以上劉芳傳　盧八問訊劉二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盧思道用八首劉逖用二首中書郎李愔戲逖曰||||||逖銜之○以上劉逖傳　物祖劉懋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以上劉懋傳　各出錢千文為買

馬常景恒居事任清儉自守友人刁兵羊深等矜其所之||||||而||||馬帝局皇建

景鑒戒圖讚雖縻爵||馬得而寧之結珮||馬得而榮之○以上常景傳黃廝少師郭祚領太

子少師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廝出奉之時人謗祚者號為|||雲羅祚請緩營明堂

太學奏今||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靖鎮淮荆烽驛同上邊郊多壘||未息郭兴郭景尚公

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兴○以上郭祚傳步眄高上張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廷|||○以

上張彝傳帬屐少年邢巒表蕭深藻是||||未洽政務○以上邢巒傳牛象鬭於

江南邢昕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以上邢昕傳兎

絲燕麥南箕北斗邢子才表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哉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子才脫畧簡易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賓至下而共啜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為狗所吠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畧不識字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焉○以上邢子才傳村置一樓樓懸一鼓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多劫盜崇乃｜｜｜｜｜｜｜｜｜盜發之處雙槌亂擊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便爾擒送聲筭宣武詔崇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遠運｜｜｜卧彪崇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賞賜歲至五三宣武屢賜璽書慰勉｜｜珍異｜｜｜｜傷腰折股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

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陳留公崇與章武王融獨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李錐 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世號為||

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 孝昌中靈太后淫縱||||||||||李神軌為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以上李崇傳

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 李平為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注頌其下以示誡焉○以上李平傳

善用三短 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頋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

藝眉樹鬚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有效然後||世傳諶門有惡疾故庶言及之

羊車鹿車何

所迎李若帝每狎弄之斛律金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啟若為舍人誤奏云在閤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帝聞亦笑而不責○以上李諧傳文宗學府獨秀當年○以上論浩浩如黃河東注崔光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崔孝伯才｜｜｜｜｜｜｜｜固今日之文宗也四足四翼雞正始元年有典事史元顯獻｜｜｜｜冠距鳴將光表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聲飲同上爰發慈旨振撫貧瘼簡費山池減撤｜｜怪先妖孽同上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國興而｜｜有鴿飛集膝前光崇信佛法曾於門下省晝誦讀經｜｜｜｜｜｜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咏詩頌者數十人○以上崔

光傳涼朔同文烊越一軌崔鴻呈奏十六國春秋表漢祖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以上崔鴻傳

安得看人眉睫崔亮居貧傭書自業時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依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乎○以上崔亮傳

未嘗一片不同崔光韶戒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以上崔光韶傳

春思堇惜錢不買崔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以上崔道固傳

尚書亦須我裴植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

僕白君裴粲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人勸令禱於海神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曰｜｜｜耿王可引

上廳事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槊惟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賊至槊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於州門槊乃徐云|||||||柳瑱柳遠性麤放無拘束時人或謂之||縱聞亦不解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以上裴叔業傳坐上相看先後間耳夏侯夬與辛誕庾遊江文遂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咸見夬在座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勸酬但無語耳○以上夏侯道遷傳送客亭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卒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杜有人書曰李齊州手死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以上李元護傳

執鞍橋倒立馳騁傳永拳勇過人能｜｜｜｜｜｜｜｜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孝文帝每嘆曰｜｜｜｜｜｜｜｜｜｜惟傳脩期爾

諱言老永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每自言六十九○以上傅永傳

戲不擇人張僧皓尤好蒱奕｜｜｜｜｜○以上張烈傳

他食其秋孫紹表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

臣卿乃少紹後為太府少卿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太后笑之○以上孫紹傳

鸞纛張普惠乞停胡國珍太上之號表功餘九錫褒假｜｜

雕蟲小藝微或相許太后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袁翻相難普惠厲聲呵之曰｜｜｜｜｜｜｜｜｜至於此處豈卿所及○以上張普惠傳

立形於孔像之西劉道斌在恒農立學

館建孔子廟堂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丨道斌丨丨丨丨丨而拜謁焉○以上劉道斌傳

瞎巴 蕭寶夤反於長安董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丨丨丨三千生噉蜀子○以上董紹傳

浮萍詩 馮元興被廢乃為丨丨丨以自喻○以上馮元興傳

清郎 袁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聿脩為丨丨○以上袁聿脩傳

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陽休之為中書侍郎掌詔命士戲嘲休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

衣兩襠中

手執白棓 休之左遷驍騎將軍文宣郊天休之丨丨丨丨丨丨丨魏收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軒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

佞哀詐泣 文宣崩後楊遵彥與休之魏收等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顰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

何容鄴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鄴夫以衆人見待||||實非本懷我非奴何

忽此授隆化還鄴擧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為燕郡王乃謂所親曰||||||見一銅

柱趺為蓮花形初休之在洛夜夢黃河北驛道上行道南有一冢極高大步登冢頭||||

|||||休之登柱礎上以手捉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其夢竟驗云

陽五伴侶休之弟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寫而賣之在市不絶俊之常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家兄

亦不知吾是才士也俊之自言有文集十卷||||||||||○以上陽休之傳|

讀書不免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為之語曰陰

生｜｜｜｜｜不識雙鳳聖小兒祖瑩年十二為中書
脫人衣○以上賈思伯傳學生耽書父母恐其
成疾禁之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燃火
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
譽甚盛親族
呼為｜｜｜｜楚楚翩翩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
為之語曰京師｜｜袁與祖洛
中｜｜
祖與袁卿定是神口王肅為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
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
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
悲彭城詩肅因戲勰曰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
有慚色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
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
水裏肅甚嗟賞勰大悅退謂瑩曰｜｜
｜｜｜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何能與人同生
活瑩嘗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
家風骨｜｜｜｜｜｜也王石魚有瑩筆札無
乏天才但

不能均調｜｜｜｜其體裁之制減於衣常馬○以上祖瑩傳

連珠孔雀羅 祖珽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摴蒱戲之

大夫一生不負身矣 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

藏銅疊 珽於司馬世雲家飲酒遂｜｜｜二面廚人請搜諸容果於珽懷中得之

耳順尚稱娘子 珽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

失金叵羅於髻上得之 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坐｜｜｜｜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珽｜｜｜｜

以遍畧數帙質錢摴

蒲州容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文襄杖之四十

胡桃油除珽尚藥丞奏造｜｜後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珽善為｜｜｜以塗畫後又進之長廣王

牢掌珽從光州勅報曰｜｜別駕張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桎梏不離其身夜半以蕪菁子燭薰眼因此失明

女媧已來無有也珽謂人曰陸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焉

多事乞索小人珽附陸媪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遥見竊罵云｜｜｜｜｜｜

盲老公珽欲害光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說謡曰高山崩槲樹舉｜｜｜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云｜｜｜是臣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

弱顏珽求為領軍後主許之高元海奏珽不合珽求面見云必是元海譖臣帝｜｜不能諱曰

然**推出拍闔**後與陸媼移提婆議頗同異欲以事連提婆并及陸媼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遂解珽侍中僕射遣人｜｜｜｜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乃令軍士牽曳而出

雞犬不令鳴吠珽出為北徐州刺史會有陳冠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賊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噪喧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以上祖珽傳

狗舐泉尒朱羽健所居地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

白蛇尒朱新興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

池上忽聞簫鼓音秀容界有池在高山上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新興曾與子榮遊｜｜｜｜｜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

雙兔碑初尒朱榮將討葛榮軍次襄恒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

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大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即令天下便是無賊莊帝恒不慮外寇惟恐榮為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待及告捷之日每不甚喜謂臨淮王彧曰｜｜｜｜｜｜｜譬奴走擒獲便休榮謂元天穆曰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何宜今日言勳也便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又曰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往便縛取又曰明年簡選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樹梨普梨之曲榮每宴射見天子射中輒起舞叫公卿悉皆盤旋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沙彌重騎一馬

曾見｜｜｜｜｜｜｜榮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打族戲 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

婢頭馬肉 平泰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泰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而遺之

彈琵琶吹橫笛謡詠倦極便臥唱挽歌 平泰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

作佳傳 文畧大遺魏收金請為父｜｜｜收論榮比韋彭伊霍益由是也○以上尒朱榮傳

迴波律令 尒朱兆與世隆謀攻洛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袍撥弦矢不得發 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

覺彎弓欲射｜｜｜｜｜惟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初齊神武遺孫騰詣兆兆謂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令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以上尒朱兆傳一局子盡倒立爾朱世隆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詃然有聲｜｜｜｜○以上爾朱世隆傳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鄭譯每笙用十六管斛斯徵駁之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周宣帝肆行非度徵以嘗備師傅上疏極諫譯譖之遂下獄獄卒張元平哀之乃｜｜｜｜｜｜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以上斛斯徵傳苫褐侯深背杜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冠身被｜｜○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賀拔勝奔梁在南三年梁武遇以上侯深傳

之甚厚勝乞師北討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以申懷德之意**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至闕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大悅〇以上賀拔勝傳**下床嗚其頰**齊神武遣翟嵩間賀拔嶽及侯莫陳悅悅誘嶽斬嵩復命於神武神武｜｜｜｜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〇以上賀拔嶽傳**生世不學其猶穴處**雷紹嘗使洛陽見京都禮儀之美還謂同寮曰徒知邊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寳也｜｜｜｜｜｜何所見焉〇以上雷紹傳**口乾色變**蕭寶夤搆逆毛遐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

｜｜不遑部伍〇以上毛遐傳

侍官二三日間唯飲澗水

孝武與神武有隙車駕西辛漿糗不足｜｜｜｜｜｜｜｜毛鴻賓奉獻酒食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〇以上毛鴻賓傳

三石東生散

乙弗朗患積冷周文賜｜｜｜｜｜〇以上乙弗朗傳

勿使丞入也

辛琛為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〇以上辛琛傳

傳國璽

辛術獲｜｜｜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製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

辛術定淮

南惟｜｜｜｜｜｜｜｜｜｜｜｜｜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以上辛術傳兼有

龍陽之重辛德源美容儀裴讓之特相愛好｜｜｜｜｜｜枕藉六經劉逖表薦德源

｜｜｜｜漁獵百氏小犢車楊機家貧無馬多乘｜時論許其清白○以上辛德源傳

楊機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高恭之嘗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傳

｜｜｜｜｜｜｜若時不養虺成蛇元顯逼武牢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尒朱榮欲旋

師待秋恭之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令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

｜｜｜悔無及矣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恭之請改鑄表薄甚榆莢上貫便破｜｜｜｜｜

｜｜錫炭松砂同上改鑄大錢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

縱復營私不能自潤　對寇臨敵略不彎弓　高謙之疏但知將帥或非
○以上高恭之傳
其才多遣親者入募惟見奴客――――――――　桑井　同上頻年以來多
充數而已――――――――有徵發人不堪命
競逃王役不復顧　嚴符切勒　同上若聽歸本業徭役微
其――悍比刑書甄則還者必衆今不務以
理還之但――――恐　對其兒不撻其父　謙之居家御
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僮隸――
―――――母生　佛是九流之一家　謙之以父舅沮渠蒙
三子便免其一遜曾據涼土僭涼書
十卷涼國盛事佛道為論　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
貶之稱――――――――
令　謙之求鑄三銖錢表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
戎遂虛國用――――――――○以上
高謙之傳　故見敗擅弊被　綦儁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
儁別因辭儁母儁――――――

勝更遺之錢物

○以上綦儁傳有兩狐起御前｜｜｜｜山强從獻文獵方山｜詔强射之

百步內二狐俱獲

○以上山偉傳簪帶末路一言禍延｜｜○以上論

北史識小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識小録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殯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北史識小録卷五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齊宗室諸王列傳

三軍皆飲温水吾何義獨進寒冰 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定州先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倍道送至叡對之歎曰｜｜｜｜｜｜｜｜｜｜｜｜遂至消液竟不一嘗 **禱而掘井泉源湧出** 叡為北朔州刺史無水處｜｜｜｜｜｜｜｜｜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緋甲** 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親御戎六軍取叡節度帛與宫人被｜｜登故北城以望 **眼中亦有鐵**

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何可當耶**鋪氊以度**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截稍杖之以歸**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段婆善為送女客**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虜所屠斛律光自三堆還帝抱其頭哭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武成崩葬後數日叡奏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臂丈餘**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旦入見太后復以為言執之彌固被送華林園令劉桃枝拉殺之○以上趙郡王叡傳**阿伽郎君**廣武王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呼為｜｜｜｜時有天恩道人至

凶暴横行閭肆入長弼黨專以鬬為事○以上陽州公永樂傳

白鳧翁 童謠云中興寺內｜｜｜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即舊中興寺鳧翁謂雄雞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未幾濟南不得其死武城踐阼○以上高元海傳

如鶻入鵶群 高思好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

吽已了 思好反帝親勒兵思好軍敗投水而死吒奴世安送露布于平城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帝大懼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賞孝卿而免世安○以上高思好傳

額骨三道着幘不安 歸彥｜｜｜｜｜｜｜｜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以上平秦王歸彥傳

拭鼻 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永安王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由是見銜

狐掉尾戲浚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盛以鐵籠浚還州上書切諫上怒馳驛收浚至｜｜｜｜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處臨穴歌謳帝親將左右｜｜｜｜令浚等和之○以上永安王浚傳

豈必勤勤筆迹浟年八歲拜通直散騎常侍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開國常侍今日後更宜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宜論才具何如｜｜｜｜｜｜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毅甚慚

雞羹浟為滄州刺史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令史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畢知有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浟察知之對衆責達曰食雞羹何不還他直也達即伏罪

驢馱鹿脯又有一人從幽州來｜｜｜｜至滄州界脚痛行遲為人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

其主見脯識書菜葉為字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潑乃令人密往｜之推獲盜者

｜｜｜｜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

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潑被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潑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具疏薄潑重其意為食一口○以上彭城王潑傳

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躭習渙天姿雄傑力能扛鼎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

｜｜｜｜｜｜｜｜｜｜莫過漆初術士言亡齊者黑衣自神武後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帝以渙第七為當之與浚同見殺○以上上黨王渙傳

導引梓宮吹笛文宣崩高陽王湜｜｜｜｜｜｜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以上高陽王湜傳

曲生眉目 王回洛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貨賄馮翊王潤按其事二人表言王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勑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搆｜｜｜｜○以上馮翊王潤傳

頓飲其酒三十七杯 武成忌河南王孝瑜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帝大怒｜｜｜｜｜｜｜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以上河南王孝瑜傳

舉笛裁至口泪下嗚咽 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廣寧王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武帝乃止○以上廣寧王孝珩傳

白楊樹頭金雞鳴 魏世謡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祖珽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珩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

誰是爾叔 帝以孝珩反使武衛

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以上河間王孝琬傳

蘭陵王入陣曲 蘭陵王長恭芒山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

一瓜數果 長恭每得甘美雖｜｜｜｜必與將士共之○以上蘭陵王長恭傳

令溺己臍中 安德王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

樓上大便 延宗為定州刺史於｜｜｜｜使人在下張口承之

烝豬糝和人糞 延宗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以

望之如黑雲四合 周軍圍晉陽｜｜｜｜｜｜｜

坐則仰偃則伏 延宗容貌充壯｜｜｜｜｜｜人皆笑之及在并即位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

死人手 延宗見擒周武帝自投下馬執

其手延宗辭曰｜｜｜何敢迫 **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至尊○以上安德王延宗傳

起 漁陽王紹信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乃與長命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閤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以上漁陽王紹信傳

英雄天子 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 **盆自破**｜｜○以上范陽王紹義傳

武成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 **願與**

阿叔作奴 博陵人賈德胄教樂陵王百年書嘗作數勑字德胄封以奏帝帝發怒使百年書勑字驗與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曳之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曰乞命｜｜｜｜｜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

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初召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百年被殺

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掘得小屍**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緋袍金帶一髻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以上樂陵王百年傳

裸人畫為獸狀南陽王綽好｜｜｜｜｜｜縱犬噬而食之**奪其兒飼波斯狗**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後主問綽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呌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

腦不壞綽被縊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綽及後主皆五月五日生也

兄兄家家姊姊妹妹綽凡

弟皆呼父為｜｜｜嫡母為｜｜乳母為
｜｜婦為｜｜○以上南陽王綽傳　隔青紗步障觀
之　瑯琊王儼領御史中丞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
例儼將上中丞帝與胡后在華林東門外張幕｜｜
｜｜｜｜｜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
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　新氷緑
李　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于南宮嘗見
｜｜｜｜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眼光奕奕數
步射人　和士開駱提婆相謂曰瑯琊王｜｜
｜｜｜｜｜｜向者覺對不覺汗出　奴見大家
心死　儼既殺和士開遂率京畿軍三千餘屯千秋門外
帝率宿衛者投甲將出斛律光曰小兒輩弄兵與
交手即亂諺云｜｜｜｜｜｜至　腸肥腦滿　帝出駐馬
尊宜自至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　橋上遥呼
儼儼猶立不進光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瑯琊王年
少｜｜｜｜｜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

儼帶刀環亂築其頭良久乃釋之○以上瑯琊王儼傳

生而無骨 西河王仁機｜｜｜不自支持○以上淮南王仁光傳

齊列傳

能來可來 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廻洛○以上万俟洛傳

大魚道上行 王思政據長社先是訛言｜｜｜｜｜劉豐高嶽等攻之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焉○以上劉豐傳

白馬經函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寺其｜｜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為韓賢砍破後被賊砍脛而死○以上韓賢傳

一日斫折十五刀 西征實泰失利神武班師薛孤延後殿且戰且行｜

丨丨丨與霹靂鬬 神武閑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延乃能丨丨丨丨○以上薛孤延傳

河陽錢 王則性貪為洛州刺史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丨丨丨皆出其家○以上王則傳

噉猪腸小兒 侯景反初聞韓軌住討之曰丨丨丨丨丨

蒜髮 慕容紹宗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丨丨昨來忽盡蒜者筭也其筭盡乎

獲醍醐奉獻 慕容三藏為隋廓州刺史畜產繁滋丨丨丨丨丨賚物百段

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 廓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景雲浮于上雉兎馴壇側○以上慕容紹宗傳

行望人拜豈可拜人 慕容儼還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以下數催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

曰吾｜｜｜｜｜｜｜｜荻浜儼鎮郢城梁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奄至於上流鸚鵡洲造｜｜竟數里以塞船路人死即火別分食瑱約并力圍城儼城中唯煮槐楮葉并宁根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唯留骸骨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庫狄伏連性鄙怯愚狠｜｜｜｜｜｜｜｜｜｜｜｜不識士流伏連｜｜｜｜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鹹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死時惟着敝褌積年賜物藏在別庫誡妻子不得輒用至誅｜｜｜｜｜而積絹至二萬匹薄錄並歸天府以上慕容儼傳○有一雀止其母左肩潘樂初生時｜｜｜｜｜｜｜占

者咸言富貴之徵○以上潘樂傳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彭樂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因醉深入｜｜｜｜｜｜｜｜｜｜｜喉㦡高仲密之叛周文援之神武迎擊于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勸陣待之西軍至皆｜｜漏刃破膽矣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噤齘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取絹三千疋壓樂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耶｜｜｜｜｜｜｜因賜之○以上彭樂傳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暴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以上

暴顯傳 雙帶兩鞬 梁使來聘求角武藝文襄遣綦連猛館接之||||左右馳射 併取四張疊挽之 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皆過度 激箭旁中趙老 和士開死後趙彥深以猛言議時有可采引知機事祖珽奏出猛定州刺史彥深西兗州刺史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糕未好本欲尋山射虎|||||||| 常自署名於背 尉興慶每入陣||||||○以上綦連猛傳 正中獸鼻 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彩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惟元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射之景安引滿|||○以上元景安傳 主人何不出看客 獨孤永業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永業曰客行匆匆故不出看○以上獨孤永

業傳骨親肉疎傅伏聞後主被獲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親執手曰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所以相付〇以上傅伏傳以賃升為業高隆之少時｜｜｜｜｜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隆之｜｜｜｜｜｜｜｜｜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〇以上高隆之傳脊牸牛犢司馬子如以賄為崔暹所劾在獄一夕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犢在道死惟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親為擇蝨神武勅文襄出子如後見之哀其顛頓以膝承其首｜｜｜｜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〇以上司馬子如傳我自避赤棒司馬膺之路逢楊愔威儀道引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凡何意避弟膺之曰｜｜｜｜｜本不避卿園宅

閑素膺之｜｜｜｜門無雜客欲與揚子雲周旋膺之好讀太玄經又注蜀都賦每云
我｜｜｜｜｜｜｜〇以上司馬膺之傳度河湔裙竇泰母娠時期而不産大懼有巫曰｜｜｜｜
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〇以上竇泰傳爾割天
子調尉景妻常山君神武姊也景為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
姓董桶何為不剥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神武笑不答
汲水胝生景坐匿亡人被黜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
因出其掌何須乾啼濕哭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
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

｜不聽打卯○以上尉景傳

家在寒鄉　庫狄干為將軍宿衛于內以｜｜｜｜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

穿鎚　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口手俱足　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足兩手各持一足上問其故士文曰臣｜｜｜｜餘無所取○以上庫狄干傳

安能作刀筆吏

披反故紙乎　韓晉明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以上韓軌傳

人惟賜一杯酒　段韶嗇於財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以上段韶傳

望塵嗅地　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知馬步多少｜｜知軍度遠近

雁臣　魏除金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

教為金字

作屋況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

｜｜｜其字乃就空頭漢合殺金遺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金自來武成勅高文遙將羊車迎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覆奏帝罵若云｜｜｜｜｜○以上斛律金傳形如車輪旋

轉而下斛律光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乃鵰也當時號落鵰都督官無菜賒買於人帝以鄭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天子自賜我關相

王何事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

｜｜｜｜｜｜｜有二物如黑猪從地走出其穴滑膩光床下｜｜｜

｜｜｜｜｜｜｜｜｜｜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搗衣石自移 人心亦大聖 祖穆積怨協謀以謠言啓帝帝猶豫未決既而封士讓密啓光將為不軌若不早圖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我前疑其欲反果然 棗子枝二十束 使邢祖信掌簿籍光家祖珽于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擬奴僕與人闘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慚 暫來見卿還辭卿去 邢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庶父諳杖庶而謝焉○以上斛律光傳 麗龜達掖 斛律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較所獲光獲少必｜｜｜｜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搖人問其故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下手數雖多去

凡遠矣○以上斛律羨傳　**自為吹火催促之**　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　**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搴學淺行薄邢卲長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　**何勞旦旦**　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譏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　**棘刺凡**　搴常服｜｜｜李諧調之曰君應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以上孫搴傳　**好替**　騫醉死神武命求｜｜　**魏收作文書多不稱吾意**　司馬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高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　**能夜闇書快吏**　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陳元康對曰是｜｜｜｜｜也　**颯颯運筆筆不**

及凍神武之代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毡元康于毡下作軍書｜｜｜｜｜｜｜此何如

孔子元康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耶與苦手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以上陳元康傳直付空紙即令

宣讀杜弼掌典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乃復牽經引禮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怒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于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

神武罵曰眼看人嗔｜｜｜｜｜｜｜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神武自晉陽東出改尒朱氏貪政｜｜｜｜｜｜｜｜｜｜江東復有一吳老翁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

留未定||||||||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我不忘之

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

弼又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

非愜非寬

弼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詔曰既言成寬成愜何得非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愜若定是愜則不能成寬以非寬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

此廐中第二馬

梁蕭明入冠彭城命高嶽慕容紹宗討之詔弼

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匹曰|||||孤恒自乘聊以為贈**大吳小越**文襄與論王思政所以擒難弼曰古有逆取順守||困於||弱燕能破強齊卿義何以自立○以上杜弼傳

見其口動謂為自陳杜臺卿蕉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以上杜臺卿傳

房公馬房謨為是蘭安定所執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多**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也

黥面為房字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放免神武後賜其生口||||||而付之○以上房謨傳

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張雕好讀春秋月一遍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耶雕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故勵已温尋||||||

丨丨〇以上張曜傳掩衣法侯景與人論丨丨丨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王紘年十五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
非〇以上王紘傳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和士開求平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〇以上平鑒傳一人當千文宣執唐邕手引至
太后前啟云邕丨丨丨丨青鼠皮裘又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嘗
解所服丨丨丨丨賜之是金城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
府之國帝曰我謂唐邕丨丨丨此非也不中與唐邕作奴或切責侍臣曰觀卿等丨丨丨
丨丨丨丨其愛遇如此〇以上唐邕傳細馬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丨丨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

谷中避賊賊退勑建送馬定州○以上白建傳

白擲劇飲　元行恭少頗驕恣父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亦天性所得○以上元文遙傳

隱靴無氊　趙彥深初為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衣帽穿弊子如給之

草不可不解　趙仲將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穢我鳳池　彥深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以上趙彥深傳

不敢以私潤負公心　赫連子悅為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

曰卿徒知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人倫清鑒去之彌

遠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以上赫連子悅傳聞庫車

來以為賜物大喜馮子琮以矯詔殺和士開太后怒使就內省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

歸其家諸子方握槊||||||||||||開視乃哭○以上馮子琮傳削木為箭剪紙

為羽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郎基為鎮將固守乃至||||||||班墨之思何以

相過圍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木

枕亦不須作基帶潁川太守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在任官之所||||||官寫

書亦是風流罪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以上郎基

傳管内無五品家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

｜｜不相應領○以上郎茂傳碁於廌勇之際得之深矣魏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

不徙在洛閒暇頗為奕碁時人謂為躭好子建每曰｜｜｜｜｜｜｜｜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

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居脂膏之中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遇天下多

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魏郎弄戟多少魏收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

鄭伯調之曰｜｜｜｜｜｜收慙遂折節讀書隨樹陰諷誦收夏月坐板床｜｜｜｜｜積年床

板為之鋭減賤生弟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收有｜｜｜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

籍遣還鄉扶侍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孝武大發士卒狩于嵩山之南旬有六日

時寒朝野嗟怨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卿不遇老
上南狩賦以諷焉——————————
夫猶應逐兎帝手詔褒美鄭伯謂曰——————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李卯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痴驚蛺
有名——————————商賈共所嗤詆
蝶收在京洛輕薄尤甚恐翩翩遂逝文襄曾于東山宴
人號云魏收————曰魏收恃才須出
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
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當塗
者魏翩翩翩者蝶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文襄曰向語猶微
也文襄大笑宜更指斥愔應聲
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五十餘紙不日而
打從叔季景————————
就侯景叛入梁冠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
——————又檄梁朝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

了文過七紙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收修魏史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無以謝德收修國史得揚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當為御作佳傳穢史收著史不平衆口誼然號曰｜｜石榴多子安德王延宗納李祖收女為妃後文宣幸李宅宴妃母宋氏薦二石榴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房中｜｜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詔於閣上畫收武成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其見重如此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邢卲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何意道我偷任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惟以表章碑志自

許此外更同兒戲

崑崙舶 收託附陳使令其門客與行遇｜｜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

枕中篇 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屬著｜｜｜

喟然長息 枕中篇追而味之｜｜｜

｜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 仝上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

｜｜過湟為紺踰藍作青 仝上｜｜｜｜｜｜｜持繩視直置水觀平

月滿如規後夜則虧 仝上｜｜｜｜｜｜槿榮于枝望暮而萎

大邢小魏 河間邢子才子明及魏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言尤俊也

獮猴與狗鬬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為｜｜｜｜｜帝寵狎之

羊頤狗頰 收嘲外凡博陵崔巖｜｜｜｜頭團鼻平飯房答籠著孔嘲玎○以上魏收傳

英楚 魏世祖南伐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魏劍請宣示誠信必

當相率而縛陛下拔其丨丨丨因而任之

鉏彼草茅逐兹烏雀

魏長賢答親故書故願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去一惡樹一善

貝錦成章青蠅變色

全上以忠獲罪以信見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魏長賢傳

觸毁金翼

魏鸞體貌魁偉為奉車都尉曾升軺車丨丨丨歛容請罪孝文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

遠追二十八帝

魏澹魏史例太祖丨丨丨丨丨丨並極崇高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以上魏季景傳

董卓祠

魏蘭根母喪將葬常山郡境先有丨丨丨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為櫬

終待雲興四嶽

魏愷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丨丨丨丨丨丨○以上魏蘭根傳

北史識小録卷五

北史識小録卷六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周宗室諸王列傳

大者屬鼠第二屬兎汝身屬蛇宇文護母閻在齊與護書昔在武川鎮生汝兄

弟｜｜｜｜｜｜｜各捉其兒打之同上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

打阿摩敦同上汝叔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黃綾

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三人並喚我作｜｜｜

草木有心禽魚感澤

護報母書齊朝愛敬之至施及旁人｜｜｜｜｜｜｜｜況在人倫而不銘戴

出懷中酒誥

武帝以護暴慢容與衛王直圖之護入朝皇太后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似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擊之踣地衛王直乃出斬之○以上晋公護傳

宇文三郎

宇文晶隋廣平公主之子養於宮中煬帝甚親昵之出入卧內往來不限門禁號｜｜｜｜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以上宇文慶傳

獨取駿者

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

才用殊不關大小

平蜀之後文帝以形勝之地不欲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而憲先請帝曰非爾所及以年授者

當歸爾兄憲曰｜｜｜｜｜｜豈有三十歳天子可為人
｜｜試而無效甘受面欺

所制乎 武帝謂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
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須
應爾｜｜｜｜｜｜｜

伐柏為菴 大舉東討憲密謂永昌
｜｜｜｜｜｜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
為營不須張幕可｜｜｜

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 憲
｜示有處所令兵去之 子
貴始讀孝經便謂人曰｜｜｜｜
｜｜｜｜｜｜○以上齊王憲傳

周列傳

寵東軍士 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
及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擊周文背大罵曰｜
｜｜｜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
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

一門執

象笏者百餘人穆子孫雖在繈褓悉拜儀同其｜｜｜｜｜｜｜貴盛當時無比○以上李穆傳

奉尉斗尉遲迥反于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迥遣穆子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曰願執柄以尉天下也文帝大悦

親家公宇文述搆李渾與李敏謀反狀于獄中口自傳授逼敏妻宇文氏寫密表述持入奏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而獲全耳○以上李渾傳

避此小兒李㩳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不知㩳之形貌正是如此長不盈五尺也○以

稱劉智遠李密為楊玄感謀主玄感敗密逃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上李密傳

｜｜｜聚徒教授

何須作書傳雅語密共宇文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

共你論相殺事||||
||||〇以上李密傳

以金巵置侯上 魏文帝在天游園|||

|||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宇
文貴一發而中〇以上宇文貴傳

轉相騰藉聲如雷霆

宇文忻與尉遲迥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
數萬人忻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觀者走之
||||||||忻傳呼曰賊
敗矣衆復振〇以上宇文忻傳

明堂圖樣 煬帝北巡宇文愷為

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
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
不驚駭是時將復明堂愷為||||奏之其樣以木
為之以一分為一尺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
有四門

桑間俗儒 愷明堂議此乃||||信情加減〇以上宇文愷傳

金鏤玉梁帶 侯莫陳順於渭橋破賊趙青雀魏文帝還解所服|||||賜之〇以上侯莫陳順傳

八柱國

家稱門閥者咸推｜｜｜｜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皆為柱國大將軍○以上

論

鬼言怪語　隋文詔王誼性懷險薄巫覡盈門｜｜｜｜稱神道聖○以上王誼傳

獨孤郎　獨孤信既少年自修飾章服軍中號為｜｜｜

側帽　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馬○以上獨孤信傳

猫鬼　獨孤佗好左道婢徐阿尼常事｜｜每以子日夜祀之子者鼠也其｜｜每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于畜｜｜家後入宮中致皇后疾皆云｜｜疾上使雜案之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至矣○以上獨孤陀傳

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　竇榮定妻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坐事除名公主曰｜｜｜｜｜｜｜｜○以上竇榮定傳

竹屏風 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締絡之屬及經史贈之○以上賀蘭祥傳

香蹬 史寧隨賀拔勝奔梁梁武引寧至｜｜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當使卿衣錦還鄉○以上史寧傳

藩條 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則惠政斯洽○以上論

老羆當道臥 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駱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

周家小兒恇怯 蠕蠕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

良由｜｜｜｜｜｜致此爾之選擇當是未饑罷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罷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慚瓜皮落地就地取而食之又客與罷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意嫌之及｜｜｜｜乃引手｜｜｜｜｜｜秤量酒肉罷每至享會自｜｜｜｜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以上王罷傳便當殺身以謝所奉王思政自以非相府之舊心不自安周文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摴蒱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佩金帶令諸人遍擲莫有得者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力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願擲即成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于膝

上攬摴蒱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鐵龍雜獸用厭水神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嶽等步騎十萬來攻不克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吏作｜｜｜｜｜｜｜堰遂成〇以上王思政傳綠巾錦褾尉遲迥舉兵衆數十萬别統萬人皆｜｜｜｜號曰黃龍兵〇以上尉遲迥傳可愛好老公宣帝言太子多涼德王軌因内宴上壽將武帝鬚曰｜｜｜｜但恨後嗣弱耳〇以上王軌傳惟供魚龍爛漫樂運陳周宣帝八失奏朝夕徵求｜｜｜｜｜士庶從役秖為俳優角抵〇以上樂運傳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蘇綽六條詔書故為人君者必｜｜｜｜｜｜猶逆坂走丸仝上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樂者此｜｜｜｜勢不可得絹鄉麻土仝上必須勸課使預營理｜也｜先事織紝｜｜早修紡績惟載以布車

一乘 綽卒周文欲從儉約全其素志及歸葬武功｜｜｜｜｜｜ 不覺危墜於手 周文親于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我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以上蘇綽傳

銀幔鉤 蘇威見宮中以｜為｜｜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

安繫戀劇 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蕭領五職無舉賢自代心

更使儂誦五教耶 平陳之後令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後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

昨暮兒 時議樂威子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之所屈也

但患其漸近 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洵少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對曰

臣非職司不知多**獻尚書一部**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
少丨丨丨丨丨以珍玩威丨丨丨丨丨
徵以諷帝○**楊素兒蘇夔無父**楊素見蘇夔而奇之
以上蘇威傳每戲威曰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蘇亮自大統以來
以上蘇夔傳無歲不轉官一年
或至三遷丨丨丨丨丨**皮排**齊神武攻玉壁令軍士
丨丨丨○以上蘇亮傳鑿地道韋孝寬掘長塹
要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
便下柴火以丨丨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關西男**
子神武遣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
報云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
孝寬丨丨丨丨必
不為降將軍也**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
樹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
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

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蔭庇周文見之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焉○以上韋孝寛傳

日給河東酒一升　韋敻澹于榮利養高不仕數加禮命竟不能屈周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有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之句動有司｜｜｜｜｜｜號之曰逍遥公○以上韋敻傳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　韋世康與子弟書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全上

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趍走｜｜｜｜｜｜｜｜｜｜｜｜○以上韋世康傳

獨坐滿一榻　韋藝為營州總管容貌瓌瑋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番人畏懼莫敢仰視○以上韋藝傳

名教之極其在兹乎　韋師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

｜｜｜｜｜｜○以上韋師傳

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柳慶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雍北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歎曰｜｜｜｜｜｜｜｜｜｜｜｜○以上柳慶傳

孤楊獨聳

柳機與族人子昂俱歷顯要及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推｜｜｜｜○以上柳機傳

脩竹夾池長楊映沼

楊素誄柳弘｜｜｜｜永絕梁園之賦｜｜｜｜無復洛川之文○以上柳弘傳

恒晝掩一扉

達奚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二人而已門外不施戟｜｜｜｜｜｜｜｜

於嶽上藉草而宿

武在同州遇旱武帝勑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

公不能爕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奥嶽既髙峻人跡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貺不得還即｜｜｜｜｜｜夢一白衣朱執武手曰良辛苦甚相嘉尚至旦澍雨沾洽○以上達奚武傳

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赫連達性庶儉邊境胡人或饋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命取私帛與之○以上赫連達傳

著翅人稽胡憚韓果勁勇趫捷號為｜｜｜○以上韓果傳

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蔡祐從戰河橋下馬步鬬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千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

明光鐵鎧周文與齊神武遇于芒山祐時着｜｜｜｜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鐵猛獸也

列炬鳴笳 群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送祐還宅○以上蔡祐傳 不過識千餘字 梁臺｜｜｜｜｜口占書啟詞意可觀○以上梁臺傳 身被一百餘箭 田弘每臨陣推鋒直前｜｜｜｜｜｜破骨者九○以上田弘傳 血染甲裳盡赤 沙苑之戰耿豪殺傷甚多｜｜｜｜｜｜ 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 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直斫直刺愼莫畏死遂大呼獨入 何異逐坐人 豪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也 髆髀咽項 豪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耿豪王勇是丞相｜｜以在上故為勝也○以上耿豪傳 浮磬之精 高琳母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朗潤

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

未見如此健兒 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以上高琳傳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李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以上李遷哲傳

著帛展襦 唐永臨陣常｜｜｜｜｜｜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

唐壘 永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所營處至今猶稱｜｜｜也○以上唐永傳

六俊 唐瑾為吏部尚書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曰｜｜○以上唐瑾傳

懸蒭草以射之 豆盧寧與梁仙定遇於平

涼川相與肆射乃相去百步｜｜｜七發五中仙定服其能○以上豆盧寧傳｜｜｜

王漿泉

豆盧勣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烏鼠山其下渭水所出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以上豆盧勣傳

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隋文平陳與韓擒虎賀若弼詔班師凱入誠知非遠｜｜｜｜｜｜｜｜

黃斑青驄馬

先是江東謡曰｜｜｜｜｜｜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黃斑虎也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

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

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

死作閻羅王

擒之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如

王者毋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亦足矣因寢疾卒○以上韓擒虎傳

畏船馬

賀若敦與侯瑱持於湘州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别取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以招瑱軍詐為投附瑱遣軍來接竟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

引錐刺舌

敦恃功負氣每出怨言晉公護逼令自殺臨刑謂其子弼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弼｜出血誡以慎口○以上賀若敦傳

騾車

弼恚恨不獲叔寶于是與擒相詢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牋命乘｜｜歸己

塗戰船以黄與枯荻同色

弼平陳七策其五｜｜｜｜｜｜｜｜｜｜故陳人不預覺之

惟堪噉飯耳

弼以怨望下獄上謂曰我以高頻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是何意也弼曰頻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

三太猛

上數之曰公之為惡有｜｜｜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出口入耳無所不盡

上謂侍臣曰弼語高頻皇太子於己｜｜｜｜｜｜｜｜｜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耶○以上賀若弼傳

畫楊震像

申徽為襄州刺史性廉慎乃｜｜｜｜｜于寢室以自戒

賦詩題于清水亭

徽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徽自以無德于人慨然懷愧因｜｜｜｜｜｜｜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以上申徽傳

孝魚泉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饍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以上陸通傳

東隣有桑甚落其家

趙軌為齊州別駕其｜｜｜｜｜｜｜軌遺人悉拾還其主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入朝父老送者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軌受飲之〇以上趙軌傳人情西望以日為年周文使張軌于洛陽見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〇以上張軌傳不能無北風之戀亦當有南枝之思杜杲使于陳宣帝謂曰長湖公軍人等恐｜｜｜｜｜｜｜王褒庾信之徒羈旅關中｜｜｜｜｜｜耳〇以上杜杲傳燭燼夜有數升呂思禮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〇以上呂思禮傳素木盤盛蕪菁葅孟信為趙平太守山中老人以犢酒饋之信和顏接引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惟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

各自斟酌申酧酢之意

受一犉髆

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

小兒

人大悅再拜擘犉進之酒盡方别○以上孟信傳

學士

宗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

為舉一有意少年

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之遴以懍應命

今日便是忠孝並無

懍父高之先為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懍菜食鄉里稱之在梁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遂大進魚肉國子祭酒劉㲉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以上宗懍傳

鄧禹文學葛洪書生

梁元帝賜劉璠書｜｜｜｜尚或執戈｜｜｜｜且云破賊前修無

陳平渡河歸漢圖

武陵王紀稱制于蜀遣召璠以為中書侍遠屬望良深

郎使工畫｜｜｜｜｜｜｜以遺之瑞苦求還○以上劉瑞傳**筆不可得**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劉行本為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以上劉行本傳

隋宗室諸王列傳

四根鬱茂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柏｜｜｜｜西北一根整所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角嗔**整娶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薨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我有同生二弟皆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憎我不可與爾｜｜**阿兄止倚頭額**並云｜｜｜｜｜｜｜**如見獄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譏我于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

｜｜｜｜貧家兄弟多相愛達官兄弟多相憎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

弟世間｜｜｜｜｜｜｜由相假藉｜｜｜｜｜｜｜爭名利故也酒纔三酌智積在同州未嘗嬉

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子座

所設椎餅果｜｜｜｜○以上蔡王整傳楊三郎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

時人號曰｜｜｜○以上滕王瓚傳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

勇上書諫曰人不堪命致有逃亡｜｜｜｜｜｜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勇嘗

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曰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

｜｜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我兒大孝順新婦亦大可

憐｜楊素侍宴微稱晉王用揣皇后意后泣曰子言是也｜｜｜｜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于境首又其｜｜｜｜｜我使婢去長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庶人村勇知有廢立之意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于後園內作｜｜｜屋守卑陋勇時于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楊素陳東宮事狀曰太子云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

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曰｜｜｜｜｜｜｜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

火燧數千枚艾數斛先是勇嘗于仁壽宮

參起居還達中見一枯槐樹根幹盤錯大且五六圍于時衛士皆佩｜｜勇因令匠者造｜｜｜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于庫又藏藥局貯｜｜｜亦搜得之大將為怪**領巾為稍幡**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于庭帝曰前籓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偏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為之｜｜｜｜｜此是服妖**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癲鬼所著**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于是升樹號呌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惑又｜｜｜｜不可復收**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初勇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氏父定興奏曰｜｜｜｜｜｜｜｜｜｜○以上房陵王勇傳**七寶**

羃羅秦王俊有巧思為妃作｜｜｜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香塗粉壁玉砌金堦俊又為水殿｜｜｜｜｜｜｜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于上於瓜中進毒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由是遇疾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楊素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若如公意｜｜｜｜｜｜｜心已許之不可虧信信薨于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大蜘蛛大蛷螋帝及后往視見｜｜｜｜｜｜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徒與人作鎮石耳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以上秦王俊傳反為毛間

蟲所損食帝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耳陛下

兒子無多何至如是帝以秀蠧害生靈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

縛手釘心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令人埋之華山下

令楊素發之

西嶽華山慈父聖母數秀罪詔漢王于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枷頸杻械仍云請｜｜｜｜｜｜｜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我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〇以上蜀王秀傳

一張紙兩張紙并州謠言｜｜｜｜｜｜｜客量小兒作天子漢王諒反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又諒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〇以上漢王諒傳

大曹主元德太子昭幼生養於宮中號｜｜｜但云大不是昭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以上元德太子昭傳西憶鄉家南思邦邑越王侗討宇文化及詔況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江左淳人｜｜｜｜冰消葉散仝上自應解甲倒戈｜｜｜｜｜布席焚香禮佛侗既為王世充等所立尋鴆之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呪曰從今已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以上越王侗傳脫帽以為歡齊王暕與妃姊通生一女陰引喬令則于第內酣宴令則稱慶｜暕｜｜｜詔使且緩暕為煬帝疎忌宇文化及弒帝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起賊進暕猶謂帝令捕之曰｜｜｜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以上齊王暕傳嘗灶蕭后嘗灸趙王杲時年甚幼先請試灶后不許杲泣曰后

所服藥皆嘗之今炙願聽｜｜○以上趙王杲傳

隋列傳

柳樹高百許尺高熲孩孺時家有｜｜｜｜｜｜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受命便發遣人辭母熲請征尉遲迥｜｜｜｜｜｜｜云忠孝不得兩兼歔欷就路

土狗至軍為橋于沁水賊于上流縱火栰熲預為｜｜以禦之

獨孤公猶鏡也熲平陳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于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熲曰｜｜｜｜｜｜每被磨瑩皎然益明熲先賜姓獨孤氏故稱之云

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於後蔣山苦戰破賊｜｜｜｜｜｜｜｜｜｜｜

自其解落

瞑然忘之 熲被讒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宅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于高熲勝兒子時或不見常在目前｜｜｜｜｜｜｜｜如本無高熲

但有斫頭耳 初熲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爾其慎之○以上高熲傳

赤軸青紙 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文字古拙

叔射殺牛 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弘聞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以上牛弘傳

我正謂其是天上人 周武平齊李德林從至長安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為齊朝作書檄｜｜｜｜｜｜｜｜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德林來

受驅策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

隋文勅令德林撰錄作相時文翰謂之霸朝雜集帝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以上李德林傳

持帝鬚泣

梁士彥除晉州刺史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軍至齊師圍解士彥｜｜｜帝亦為之流涕

作猛獸須成斑

士彥恃功懷怨遂謀反詰之不伏捕薛摩兒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以上梁士彥傳

譬如水間一堵牆

元諧謂隋文曰公無黨｜｜｜｜｜｜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

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

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今可用臣言

帝曰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譬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殿上者賊也**諧與從父弟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福德雲**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以上元諧傳**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虞孝仁從伐遼為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上虞慶則傳**彈指出血**周趙王招謀害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將為不利元冑進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床趨而去趙王恨不時發||||**正月十五日登高**嘗||||帝與近臣||時冑下直馳詣名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若是公者不徒然矣**時上官政坐事從嶺南冑酒酣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令從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為丘和奏之坐死○以上元冑傳**以拳**

毆之手皆骨見突厥寇掠西南達奚長儒擊之衆寡不敵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遂解還○以上達奚長儒傳

置書竹筒中浮之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自東陽别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汲者得之以言于素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討南寧夷入蜻蛉川經弄涷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得非燉煌戍卒乎萬歲曾坐事除名配燉煌為戍卒每與戍卒入突厥數百里又突厥遣壯士一騎挑戰馳斬其首而還後以行軍總管出塞遇虜問隋將為誰————————候騎曰是也虜聞而引去○以上史萬歲傳

西河公墓乞伏

慧封西河郡公為荆州總管曾見人以塞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以上乞伏慧傳

鬻蘆菔根張威為青州總管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以上張威傳

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尉遲迥亂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陰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綱紀皆決于壽○以上陰壽傳

人皆上高樹郭衍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

副君酒客晉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其如我何○以上郭衍傳

露髻輿櫬周武后憂與左右出獵張衡｜｜｜｜扣馬切諫○以上張衡傳

當以良田相報也帝謂諫議

大夫王達曰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楊汪曰我當
薦君為左丞若事果｜｜｜｜｜○以上楊汪傳

樂人至三萬餘 裴蘊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值太常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置博士遞相傳教｜｜｜｜

益知天下人不欲多 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多即相聚為盜耳

謀及播郎竟誤人事 司馬德戡將為亂也張惠紹夜馳告之蘊欲矯詔發兵扣門援帝謀已定遣報虞世基基疑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以上裴蘊傳

冬初尚衣葛衫 衣充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見充時｜｜｜客戲充曰衣郎子絡兮絺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惟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日景漸長 充表奏隋興以來｜｜｜｜振古未

之也有清九夷於東瀛沉五狄于北溟元陳嘉瑞表方｜｜｜｜｜｜｜｜｜｜告成岱嶽無出汾水〇以上表元傳

銅斗鐵尺趙覲為冀州刺史市多姦詐覲為｜｜｜置于肆百姓便之

載蒿一車賜盜者嘗有人盜覲田中蒿為吏所執覲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盜愧過於重刑〇以上趙覲傳

三驥輡車趙芬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〇以上趙芬傳

徃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心耳王韶卒帝甚傷惜之使有司為立宅曰｜｜｜｜｜｜｜｜｜｜〇以上王韶傳

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元巖以平昌郡公佐蜀王鎮益州獄訟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〇以上元巖傳

卿可聚衆唾面伊婁謙使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齊留謙

不遺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
頓首請赦之帝曰｜｜｜｜｜｜令知愧也謙跪曰遵
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
言而止○以上伊婁謙傳

監厨

帝少時每宴客恒令李
圓通｜｜左右婢僕咸
所畏憚惟世子乳母侍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
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聞
于閤內左右為之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
通命坐賜食以為堪大任○以上李圓通傳

十羊九牧

楊尚希請并郡表人
少官多｜｜｜｜

蒲州出美酒

尚希有足疾帝謂曰
｜｜｜｜足堪養
病屈公臥臨之拜蒲州
刺州○以上楊尚希傳

榮公第六郎

來護兒封榮國公
第六子整尤驍勇
善撫馭擊討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
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
｜○以上
來護兒傳

獻青木香以禦霧露

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
樊子蓋以彼多瘴氣｜

｜｜｜｜｜｜｜｜玉麟符帝謂樊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今為公別造｜｜｜以代銅獸

見斷頭鬼前後重沓子蓋嚴酷少恩果于殺戮臨終｜｜｜｜｜｜｜為之厲云○以上樊子蓋傳

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周羅睺除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不在人後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漢王諒餘黨據絳晉等州詔羅睺進兵圍之中流矢卒柩還京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以上周羅睺傳

坐卧恒宜自牢也衛玄破楊玄感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出入宜有兵衛｜｜｜｜｜｜｜○以上衛玄傳

井中甃上生花如蓮

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拒之府內｜｜｜｜｜｜｜｜｜**來食血耳**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旬日而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死者數萬**師子駐**帝令景營遼東戰具于北平賜御馬一匹名｜｜｜〇以上李景傳**遽褫衰經強傳鉛華**李諤請禁公卿薨亡子孫嫁賣其妾媵書豈容｜｜｜｜｜｜｜｜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不出月露之形唯是風雲之狀**諤請正文體書連篇累牘｜｜｜｜｜｜｜積案盈箱｜｜｜｜｜｜｜**華偽**同上屏黜浮詞遏止｜｜〇以上李諤傳**亦知卿此言不遜**榮建緒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

揚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以上榮毗傳 人戴獸面男為女服

柳彧請禁正月十五作角抵戲奏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以上柳彧傳 以草塞

創而戰 張定和從李克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上張定和傳 綠

沉甲 文帝賜張奫||||獸文具裝綺羅千匹○以上張奫傳 執御繖 麥鐵杖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配||||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 頭戴草束夜浮渡江 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覘賊中消息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 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時人以為敏捷 豈能艾炷灸頟瓜蒂歕鼻 遼東之役鐵杖

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子手中乎

當備淺色黄衫

將度遼鐵杖呼其二子曰阿奴｜｜｜｜｜｜吾荷國恩今是死日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時武賁郎將孟金义亦死之

肉飛仙

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沈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為｜｜｜○以上麥鐵杖傳

重瞳

魚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陰為帝所忌梁敬真希旨奏俱羅逐賊敗衂斬東都市○以上魚俱羅傳

止可一度作

宇文化及弒逆之後趙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揚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黙然○以上趙才傳

許公袥

勢遇天寒雲定興為宇文述製袂頭巾令深袙耳人學之名為｜｜｜

輕薄公子化及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

罪過江都之變群賊既執帝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以上宇文述傳

言夢見周公李密破化及還士卒皆倦王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妄皆請戰

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乃上孔子閉房記｜｜｜｜｜｜｜｜｜｜法嗣云楊隋姓也

莊子二篇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代隋為帝也又取｜｜人間世德充符｜｜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

天子也○以上王世充傳

段姥 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段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為丨丨○以上段達傳

北史識小録卷六